讀易記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直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言天地之易

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成位乎中是言聖賢之易

朱子云天尊地卑上一截是言畫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恐未然此乃天地自然之易所謂畫前之易也朱子亦云做未畫之易也不妨蓋易雖未畫畫雖未作而其理已具於此矣 不並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凡陽剛必能有爲凡陰柔必不能有爲不特天動地靜而已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聚羣分之中便有箇善惡有

箇甚惡便有箇吉凶亦是自然如此的不可得而易
也

成象成形迺天地間變化之至顯著者其中暗移轉
換處更多 不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陰陽交變循環不已是相摩也
或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或雷迅則風烈風行而雷動
或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或山下有澤澤中有山
是相盪也觀下文可見朱子云鼓之以雷電以下四
句是說易中所有恐未然 不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不必專指變化成形言上文

在地成形則山川土石草木鳥獸昆虫毛介之類俱是此但指言陰陽之定體以明陰陽之大分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涵又太極體統之妙不可太分分之則非道不做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又言乾坤生物之意乾以氣始坤以成形乾倡而坤隨之也前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分而二之後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合而一之盈天地間一陰陽之變化而已矣離陰陽而言人物則變化之機窒而乾坤之用息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又以聖賢之心易發明之以

示人易有三有天地之易有人心之易有易書之易天地之易上文造化之迹是也人心之易此節言易簡之理是也易書之易下章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是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人之生也直凡發於吾心順理而出无回曲遮掩之私自是易知若夫一有安排計較於中則不易知矣凡由於吾性順理而行无變常行怪之事自是易從若夫一有刻意造作於外則不易從矣周子云靜虛動直靜虛則明通動直則公溥程子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自私者不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者以明覺爲自然此聖賢心學之
秘訣也指原於此

德主心言業主事言業之存主處即是德德之發見處即是業合內外之道也日新之謂盛德言其久而无窮也富有之謂大業言其大而无外也此聖人之易簡也賢人則可久可大而已故曰可者許其進而不已則久可常久大可常大而聖域可馴至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以下通言聖人作易之事而易書之所由肇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觀象之事吉凶悔吝是繫辭之事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虞字或解作度字若能度慮豈復有吝蓋虞字有怠樂之意能知憂患故悔所以趨吉若安於怠樂故吝所以趨凶朱子亦云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若患難中必悔悔故省悟是為吉之漸及至逸樂必偷安放肆而吝吝故可羞是為凶之漸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此三句又以易之卦爻發明天地之理卦爻之變而化化而變即天地間進而退退而進之象也九剛者必明晝之象也九柔者必暗夜之象也六爻之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為天而滋

天地人之至理大極函三爲一之象也都在易書上
講恐非大傳之意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居而安樂而玩是君子平日之學易如此樂字張橫渠云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是也後章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因一動字又喚起來說言君子居既如此到用事又如此所以知乎吉凶悔吝之理進退剛柔之道不違乎天而爲天之所祐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彖兼二體而言

爻分六畫而言之譬如一家其家吉某家凶言其大槩爻則譬如一家之人某處得好則吉某處得不好則凶故曰言乎其變然卦辭與爻辭有判然相異者如豫卦彖辭言和樂爻辭又言逸樂漸卦彖辭言女歸爻辭又以鴻言君子出處之類大抵文王周公各發明一義以示人不可為典要讀者以意會之可也

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朱子云二四則四貴而二賤恐未然二自有貴蓋以其得中正也如大有之九二則在外之大臣何賤之有雖龜山楊氏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

仰以觀於天文此章三段皆是陰陽所爲朱子曰幽明死生鬼神之變天地之道也二句盡之矣天地之間凡陽皆明凡陰皆幽如日月星辰日行於晝故明月行於夜故幽星爲陽故明辰爲陰故幽地理則高山大川顯而易見爲陽爲明深淵邃谷窅然莫測者爲陰爲幽天以文言日光著見也地以理言疆域之界限也

死生鬼神皆是陰陽二氣所爲二氣聚則爲生爲物二氣散則爲死爲變聚散二字盡之矣

鬼神之說禮記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

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其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鬼神專在廟祀上言而程子廼曰鬼神造化之迹張子亦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似與孔子中庸之說異何也曰孔子因宰我問鬼神之名故只以鬼神之由名告之氣之聚魄之散死生之義也若夫中庸則以其主宰者言之天地有天地之主宰在廟有在廟之主宰陰陽之氣在天地間其精靈者即其主宰者也

死非陰陽二氣之所爲是亦所謂迹所謂良能也如程子張子之言就其中因而推廣之爾如闔闢往來升降屈伸皆是陰陽以其著見則謂之迹以其自然則謂之良能是故氣魂之聚散陰陽之聚散也鬼神之德陰陽之德也造化之迹陰陽之迹也二氣良能陰陽之良能也初未嘗不同但各有所指爾

游魂爲變變則散盡矣然亦有散不盡而爲妖孽者是不得其死[illegible]未消散致然又亦消盡則死矣如伯有之爲厲春秋傳以其用物弘而取精傳所致子產爲之立後遂滅使不立後亦須消散以其變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人心有一息之間便與天地不相似聖人之心一私不着浩大无涯故與天地合一无間在人只為有私故自小之爾

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此以知仁言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仁而已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作一串說以知言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以仁言也

易與天地準聖人與天地相似聖人即易即天地也

程子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　之以

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程子之言爲學者言也聖人之樂天知命自是不同在聖人則自然默契故亦謂之知中庸知天地之化育是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唯易則能陰能陽故死體神則陰陽不測故死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解得極明

誠齋楊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伸也

古今者萬世之至信也聖人何以通之用易而已
聖人心之神易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能如此其原皆
在於天地相似處來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如何便合天心只是无私而已
上文易與天地準是一箇總腦下三截皆是易皆是
天地之道而統會於聖人神以天地言易以變化言
聖人之神易與天地合者又在乎仁知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伊川程子曰所以一陰一陽者道
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二說恐
未然蓋一陰一陽即是道聖人下字極好極圓活一

陰又一陽循環无端處道之體也看說所以字則陰陽自陰陽必有箇道以主之則陰陽與道分爲二矣陰陽非形而下者以萬物對言則陰陽涵形而上者物是形而下者方爲明盡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程子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以生爲道繼此生理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須得朱子曰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又曰如兩片磨中間一箇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

以爲繼之者善二説皆未明切程子説得還渾淪朱子只説箇繼之者並无善字意愚以爲此章專主人説不與萬物並言夫人者得陰陽之精五行之秀妙合而凝者只得此陰陽五行之精秀靈於萬物處便是善所以説箇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言人得之以爲性也孟子道性善又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則天之生人其性豈不是善但在人不能踐得其形故流於惡爾孟子以禽獸比人是不能踐其形者謂失其所禀之善與物等也諸儒論性或謂惡或謂善惡混此固未識性却不

足較。又有所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又以理言。皆未深考大傳此言。是以往往失却而不得其真也。

程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

又曰此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程子二條乃知道者同志君子所當玩味

此道本全具於人但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

則謂之知老者見之則謂之老佛者見之則謂之佛百姓又日用而不知然於此道元无加損若反於吾心性中求久久當自得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曰天地无心聖人有心然天地亦有心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董子亦曰天心仁愛人君看起來天包於地人在中間故以人爲心凡衆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蓋人衆處便是理便是天

富有之謂大業西山眞氏曰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

也終始日新天地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程子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天地之盛德大業若非生生不已則盛德大業有時
而窮矣
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即是上章神无方而
易无體意蓋陰陽生生而變化處則謂之易陰陽兩
在而不測處則謂之神
章首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
神看來天地只一箇陰陽所謂道所謂神所謂易只
是一物聖人隨指之以教人爾

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聖思而得之程子指出吾心之妙以教人盖此心之虚明緝熈不已處便是敬便是盛德此心之生意无間處便是易此心之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便是神須要人向内理會不然則紙上之陳迹爾

易廣矣大矣聖人作易具古今宇宙天道人事細微淺近許多時物事迹在内所以為廣大下文言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易準天地故與天地同其廣大者此也

乾之静專動直坤之静翕動闢皆以生物言故有元

亨利貞之理若夫天地之體本有運動不以秋冬而息觀天之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雪霜之故見雲霾烟霧之充塞潮汐消息之旗候則天地之體常動可知然曰大生廣生則以萬物言聖人之意有在矣

凡物皆有廣大天地迺法象之大者凡物皆有變化四時迺變化之大者凡物皆有陰陽日月迺陰陽之大者凡物有簡易至德乃簡易之純粹者配是彼此相配非配合也

知崇禮卑迺古今聖賢進脩之真訣中庸亦曰極高明而道中庸世之專內遺外徃徃知求其本心而以

學問之功爲支離者是皆一偏之學德何由崇業何由廣其去聖人益遠矣

朱子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切實又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畢底事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聖人指出一箇人心之本體以示人此心之具於人身无一時而息循此道之具於天地无一時而息也程子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者敬也程子看得道理通活蓋敬字是心中之主宰處能有主宰豈有息時既无息時則虛明不

汨萬理森然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觀其會通凡天下之理其會者必有通處通者時也
如君臣父子之道皆吾身之所當行者然當鞅聚處
須觀其時孰爲重如重如父子則父子爲通重在君臣
則君臣爲通然後著爲典禮以示訓於人使天下顯
然知父子君臣之義之不可偏廢此聖人仁天下之
心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以卦象言皆經聖人擬議
而形容之是以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以
爻辭言皆經聖人會通而典禮之是以不亂聖人之

所見見此理而已理之所在雖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擬之而後言三句程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程子之言極有深意不可泛泛讀過蓋易之變化已是一箇時一箇神矣人能一一法之涵養得熟來則吾之變化即易之變化所謂時所謂神者吾得之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也可不慎乎宋景公發一善言而熒惑退舍東海殺一孝婦而大旱三年言

行之動天地不亦速乎甚矣言行之不可不慎也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處不同而同一道
禹稷顏回是也語默不同而同一道史魚蘧伯玉是
也
慎斯術以往其无所失矣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
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因而推之唯
得正斯可過如慎之過為葸仁之過為姑息謙之過
為足恭信之過為尾生四者皆美德也然不正則各
有其弊是以聖人有利貞之戒
德言盛禮言恭厚之至以德言語其功下人者也以

恭言九三之德可謂盛其禮可謂恭矣是以能保其位而有終也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文辭以出處言此以言語言聖人於中孚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及此章各文發出一段道理出來以示天下後世蓋聖人心通於道更无窒礙則於天下道理橫鋪直豎无不會合非常人之因此識彼而已也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則失身也引貼明切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此一句最為警省人下文曰慢藏誨盜又曰盜之招皆已有以致之也非特六三之小人致寇至而已君子處身之有隙乃為奸人之所窺伺人君為防之不周而為敵國之所乘間中國內治之有缺而為夷狄之所竊侮皆是不可不慎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陰陽自然之數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自有天地有陰陽便有此數初不是河圖得來河圖特後人附麗之耳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陰陽之合數

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陰陽之積數也此數一積則陰陽變化生生无窮至於千百萬億則大衍之數蓍策之數與卦爻相變之數往古來今之數皆由此而起矣故曰成變化此數愈積愈多愈密愈神以至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莫不有陰陽之數存故吉凶禍福可以推而前知矣故曰行鬼神

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卦皆有數以至同人之數十七萬有餘又復除之遂能大知天

下之治亂歲之豐歉人物之禍福盖天地間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數之神指行乎理氣之中是以有此又邵子以元會運世而盡古今之變皆有卦以係之如某代某君得某卦是皆陰陽之變化中出來當時能動吉凶之變者亦推極其數而知之也大傳極數知來之謂占亦是如此可見天地陰陽分積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妄矣

又曰楊子雲之太玄關朗之洞極司馬君實之潛虛蔡氏之洪範皆各自有數以成一家然其數恐與大衍之數不合故不驗若夫邵子之數本於六十四卦

來則其數原於大衍而合天地陰陽之分積數所以成變化而能行鬼神非四子之所及也又曰四子恐是各以意見億度邵子則因其自然之數而推之也大衍是當時聖人因求卦以爲揲蓍之用者其數亦本於天地之數來虛其一不用以象太極分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此是孔子釋揲蓍之法如此不知當時取象何如

觀天地分積之數如此大衍揲蓍之數又如此則伏羲畫卦時觀陰陽奇偶之象自成八卦文何與於

圖洛書諸儒一以河圖洛書相配恐非畫卦之本意也

說卦傳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正是大衍之數蓋參天兩地而爲五以十乘五則爲五十皆以揲蓍言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是老陽老陰中得來非干河圖方位事朱子所謂乾坤六爻之策數是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朱子云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此迺漢焦延壽變卦之法延壽有易林書皆以之卦爲斷其辭與易辭

不同如左傳占辭一樣當時占以捕盜行事莫不神之京房學焉復有卦氣直日之圖京房占亦有驗延壽曰得我易以亡身者京生也蓋京房用之於宦戚弄權之際則不知易矣尚何占哉

顯道神德行天下之道理无窮莫不於卦爻而顯故曰顯道人之作為能盡其變通之時者亦莫不因卦爻而得之故曰神德行問焉以言其受命如響可與酬酢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可與佑神也

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為乎盤澗董氏曰所以變

作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

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𨱆艰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爲明數之功用達於蓍卦者已有如是之體段也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亹若是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爲聖人之所繫是聖人之道在於辭矣變爲聖人之所裁是聖人之道在於變矣象爲聖人之所取是聖人之道在於象矣占爲聖人之所明是聖人之道在於占矣聖人一心之精蘊在於易書所以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至精不能也聖人一心之變化在於易書所以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非至變不能也聖人一心之神妙在於易書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至神不能也是聖人之道盡洩於易矣極深以第二節言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又以第四節言而結之曰易有聖人之道此之謂也是聖人之道即易之道易之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洩天地之秘於易書則天地也聖人也易書也一而二三而一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朱子曰其寂然者未嘗不感其感通者未嘗不寂此心學之妙周子曰靜而无靜動而无動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无非發明此心之體用而已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非知神者不可以語

此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首一節言聖人所以作易書之意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三者皆聖人作易憂世之心也聖人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全仗蓍卦爻之用而已圓而神者變動不居也方以知者有形象可求也易以貢者明易以告人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曰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寂原來是心之虛明淵靜時以為感應之本者聖人以此洗心則心之神明炳然故神足以知來知足以藏往而天地萬物往古來今之事理皆在聖人胸中了了雖无卜筮而吉凶自然前知所謂聖人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者此也

知來是未來之事藏往亦是未來之事跡聖人逆知得天下後世有此事跡故設為卦爻辭以示人而天下後世凡有事於感應者无不湊着而契合之謂如此處便吉如此處便凶而莫能違之者蓋聖人之知已素定於千百年之前矣故曰藏往此一節言聖人

心易之妙也

上章言聖人作易畫之意大槩言之也此一節正是作易下手之事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即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之意故興蓍龜設卦文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此是聖人求卦考占之事朱子所謂使其心神明不測亦如鬼神之知來是也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程子每每教學者如此思索何也蓋齋戒者敬也敬則此心虛靜靈炳用之源以藏而此德日新不已无一點污玷於中所謂神明者此也

闔戶之謂坤此一節又推與神物以前民用之意乾坤者陰陽也闔闢陰陽動靜所乘之機也動靜相生則爲變矣相生而循環不窮則爲通矣由是物之生也以其未成形則爲象以成形則爲器此蓍龜之所由顯也於是聖人制爲卜筮則爲之法敎人卜筮民咸利用之則謂之神此亦可見聖人參賛之功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兩儀陰陽也四象者太陰太陽少陰少陽也八卦者天地山澤日月雷風也古時天地日月皆以卦爲字可見太極者一元之氣也

兩儀者一元之分太素之象也非天地也四象者太少之分太朴之象也八卦者太初之始始有天地所謂先天之圖是也其在易書相生之義亦同

周子太極圖太極即生天地天地即生五行與易說不合愚以謂太極生兩儀及四象迺是中間輕清重濁未凝天地未分之時至八卦迺分天地而邵子先天之圖亦與此合然周子即以動靜分天地○則似太極動則生天○靜即生地○而无漸次之意愚則以爲太極生陰陽陰陽漸漸生積至分太少迺成天地未知是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周子所謂五行變化而
萬物生萬事出善惡分之意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舉此六者亦无甚義雲峯胡氏曰
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
龜功用之大○其說是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一節合上文太極兩儀
觀之可見聖人畫卦舉於太極陰陽四象處求並非
因河圖而作也蓋聖人既成卦之後因蓍草生便則
之以爲揲策之用因天地之變化便則之以爲卦爻
之變用因天垂象見吉凶便則之以爲占辭吉凶之

用因河圖洛書便則之以證奇偶生成之用皆窮天下之理冐天下之道盡包羅廣大幽深咸歸於易書此易書之義所以為大而易書之用所以為神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此一章與上章不相涉當自為一章中間亦或有一二章一意或一章一意者盖聖人於易之理開口便成一段不可以章數拘朱子合數章為一章恐未然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九全不繫象辭而即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歸焉可謂天下全福之君子者矣盖上九以陽剛居上不當權位陽剛則有德不亢

位則无咸福之柄其繫行已合乎天天之祐之宜矣
聖人立象以盡意上古之時未有文字故聖人立象
設卦使人觀之自得於象卦之外而已至文王周公
廼繫之辭以明示於人意辭占繫而立象之意亡書
契出而結繩之治廢豈聖人之心哉盖有其不得已也
乾坤其易之門耶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程子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體
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矣程子之意專爲學者言不
直明言暗地啓發學者默而識之以爲進德之地可
也益順健者人之德也人有健順之德則其性存存

不已可知易立乎其中即是存存生生而不已者也若徒順之德亡則生理已亡矣生理亡則此德終不可復爲我有矣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程子望人之意甚切如此

易只是陰陽二字此一章就天地講亦可在易書講亦可以天地言之邵子所謂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當戌會後天地亦閉塞而日月山澤風雷之變化俱泯矣此非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耶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伊川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講器亦道道亦器

也
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二程子之論皆見道之言而明道更見明快
程子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此恐以卦爻之陰陽言。卦爻陰陽則形而下者也。若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迺形而上者也。
形而上者爲道。指天地之理言。形而下者爲器。指易書之卦爻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此章以易言。下章以人言。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首章言天地之易而終之以易簡此章言易書之易而終之以德行蓋能易簡則天地之道不在造化而在聖人有德行則易書之易不在紙上而在吾人矣

第二章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此章則直以化裁乎變推行乎通為言聖人望人以立象盡意无事乎辭占以回上古之風也誠能默契於象卦之表不言而躬行其崇德而廣業也何以異於聖人哉噫夫子嘗欲无言其亦有感於立象盡意之義乎

或問程子曰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

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是豈不同程子深知易者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此即上傳設卦觀象之義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即上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繫辭焉而命之即上傳繫辭而明吉凶之義剛柔立本即剛柔晝夜之義變通趨時即變化進退之義吉凶悔吝生乎動即吉凶得失之象悔吝憂虞之象之義也此覆解上傳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一句所當玩省原來善惡皆生於動在研其機而慎之爾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能涵養於未發而不妄焉誰得而吉凶悔吝

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釋上傳乾以易知簡能之義。確然隤然。便是健順的道理。故爻象效而象之也。

聖人本卦爻以定吉凶因吉凶以成功業聖人憂世之情於是乎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只以生物為心如元亨利貞元亨以生之利貞收斂翕固以為發生之本亦是生之也若生之而不斂之則生生之道窮雖所以生之實所以困之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仁天下之心无窮但限於時勢之不得伸其志爾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之大欲存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信矣

朱子云教化在正辭裏面盖財以養之正辭以教之禁民為非以齊之治天下如斯而已矣

上傳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以幽明言此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以陰陽言幽明即陰陽也鳥獸之文如龍馬出河神龜出洛皆是地之宜也凡觀鳥獸草木莫不有陰陽之至理寓然人欠靈慧不能察識之爾伊川云買兎可以畫卦亦是如此朱

子云兎脊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兩邊各挿四段共成八段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挿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云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八十一鱗陽數也此鳥獸之文之當觀者也

草木則何首烏之赤者雄白者雌麻之有子者牝无子者牡橄欖之結實者雌不實者雄介虫則蠔蠣之左顧者牡右顧者牝蠏則圓臍者牝尖臍者牡莫不各有陰陽天地間陰陽盡之矣

通神明之德。非止謂健順動止。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及天地之盛大德業。皆是。蓋德即道也。天地之道。貫却宇宙古今。聖人有以通之。類萬物之情。亦非止雷風山澤。凡盈天地間皆物。則皆是道也。聖人有以類之。而卒歸於易書也。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而發者此也。

十三卦之所取蓋孔子因聖人之制作有合乎諸卦之象因發明之以示人爾非謂上古聖人制器尚象必觀諸然後得也如有巢氏為居室以避穴處已在伏羲畫卦之前矣

作網罟民始知有鮮食矣作耒耜民始知有粒食矣作市易民始知通有无矣此皆先天而天弗違者也

垂衣裳而治。非始爲衣服。蓋堯舜始爲上衣下裳衮冕黻䩉而加以山龍華虫之制。以通變宜民。文明而治者也。故曰蓋取諸乾坤。

蓋取諸渙蓋取諸隨李氏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

聖人於十三卦之内而君臣上下農工商賈吉凶軍賓嘉喪祭飲食之禮无不兼備聖人舉此豈无意乎

復終之以書契之夬此此迺萬世文字之祖也天地萬物之道由此而著三皇二帝之代由此而傳古今政治之迹由此而考聖賢道統之脉由此而闡百家子史之繁由此而載文案契券之僞由此而決聖人制書契之功大矣又曰聖人舉十三卦之制作眞缺一不可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先天而天弗違者其栽成輔相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古者爲網罟以漁佃今則水陸珍異之味畢至古者日中爲市以交易今則富商大賈取重利而享擬王侯古者成衣服以禦寒暑今則爲綃綺花雲之狀以

華其郭古者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今則爲高城深池十尋百里以固其守古者爲弧矢之利以天下今則堅甲利兵聚數十萬之衆耗其民而食之古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今則樓榭臺殿連雲干霄複道重檐金碧輝燦此又風氣大開變化之極雖上古聖人復生亦无如之何矣中間惟古契之變少如人意蓋上古以竹簡今易之以楮紙古以人手自抄錄今易之以刻板雖趨簡易用於時爲便也或曰自刻板行而人寡細繹體認與古人之一一經歷者不同所以欠實學此亦在乎人爾若讀聖賢之書一一體驗之

於身心不拘拘於紙上之糟粕陳迹又何不可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彖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心吉凶在事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柴氏中行曰在諸卦爲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爾非可以一例成卦也爻彖象通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柴氏此意極

是然然此可見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大陰爲小陽爲貴陰爲賤之理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字從心從童童小之義也言君子之感應須要存其至公至大之心若小而私焉則所思者小而應者亦小矣故朋從爾思聖人又以何思何慮言之何也蓋人心不能無感非无思慮也但感應只一理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更不須計較苟一之以理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從其自然而應之故曰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一節又以造化之屈伸往來言之。以明

感應之自然所以見咸九四之憧憧出於人爲之私
而小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
生人之相感應也而大業生人若不感應除非身如
槁木心如死灰而後已此佛老之說所以卒歸於幻
化天地滅絕人世乖天地自然之理而爲邪說以誣
民者也程子曰天地間只有感應二者而已又曰佛
氏之出世猶人閉目不見鼻而鼻自在可謂善喻由
是觀之往來憧憧者是功利之徒絕其感應者迺老
佛之徒

精義入神所以致用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內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得好蓋精義如庖丁解牛其骨湊脉絡无不貫通融會是以迎刃而解自不費思力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即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神化二字只是孟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迺在聖人上講若張子所謂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則以陰陽造化言非此之謂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解上六爻本以去小人聖人又以學言此又爻外之意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漢上朱氏曰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周子曰誠无爲幾善惡此幾字遡善惡路頭一差則相去遠矣君子所以要

貴於研幾之學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幾字遂作知幾之幾為是。蓋於不善未嘗不知。善惡界頭已自分別得早。使其不知幾則陷於遂而後復。不可以語顏子知幾之學矣。

天地間有氣化有形化萬物化醇以氣化也萬物化生以形化也今草木毛介猶有氣化人則死之天地始化為人時陰陽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其性已異乎草木鳥獸偏塞不好的性所以謂之性善前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謂此也孟子所謂性善亦謂

此也奈何男女化生之後乃有稟質清濁昏明之不同後儒遂執此以為氣稟之性殊不知人與物異時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此則謂之性稟質則渣滓爾不得謂之性矣故大極陰陽五行之道付於人具於心迺為真性後儒只因不識氣化形化之別稟質渣滓與精靈純粹者不同是以紛紛不能歸一可嘆可嘆

易其心而後語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近日覺得此語有益蓋與人講論若心不平氣不和徒紛紛爭論必不能致人之服惟從容巽順足以感人人始信

之而吾之言易入此易傳示人之意深矣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三者適應世之道
乾坤其易之門耶天地間只是陰陽闔闢自易言則六十四卦皆從此出自造化言則萬物萬事皆從此出故曰易之門
陰陽合德以造化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合德也天輕清而運於上地柔順而凝於下有體也合德者用也剛柔者體也天地之撰至著者象也神明之德至微者理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卦爻之辭聖人所以待衰世之意

者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一章臨川吳氏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者開而顯之也闡幽即顯道也所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上篇之藏往知來顯道神德行兼著而言此則專以卦而言也說得明快

開而二字恐有誤愚以謂當名辨物正言斷辭當作四義看當名者卦之君臣上下貴賤大小之名辨物

者乾爲馬坤爲牛離爲雉巽爲雞之類正言如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之類斷辭如吉凶悔吝无咎有眚之類皆備於後天文王之卦位矣

其稱名也小指六十四卦所稱之名其取類也大是卦之名雖小而八卦二體中所取陰陽之理甚大不可以淺近而忽之也立卦之意包括天地間道理殆盡故其指遠所繫之辭文能一一發揮顯著以示於人故其辭文言曲而中如漸卦彖辭以女歸吉爻辭又以爲鴻漸之類若曲矣然皆理之所在不能遺也故曰中事肆而隱言卦爻之事雖極天下之賾而皆

卦中所有者也故曰隱

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而孔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孟子曰如有一朝之患君子弗患矣則是不當有憂患其意何也蓋孔孟以君子之學言故不當有憂患易與程子所言則聖人處世之心也故有憂患如文云吉凶與民同患又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履德之基也踐履愈篤實則德積愈高厚故曰德之基謙德之柄持此謙以應接於世无不利矣故曰德之柄

復德之本善端既復則可由此而充拓故曰德之本

恒德之固有常則可久矣故曰德之固

損德之脩君子之於惡念也寡之又寡以至於无則善者全矣故曰德之脩益德之裕敦厚以崇禮則日進无疆矣故曰德之裕

困德之辨處困而亨斯可以爲君子矣故曰德之辨

井德之地有德而後可以澤及於物故曰德之地巽

德之制有陽剛之盛德而只處之以順故曰德之制

言有裁制而使之不盡發露也

履雖和矣然物各止其所而不過所以爲至謙雖自

卑卻尊而光言爲人之所敬愛也善端一復良心明

照而邪惡屏去矣所以能辨於物恒雜而不厭靜於

定動於定也克己復從難克者克將去餘則易矣此

窒欲之方也故損先難而後易德既盛大則不習无

不利矣故益長裕而不設困雖身窮而道亨故通井

居其所而遷體用之謂也體立而用自行井之道也

外能巽而中自有不可易者存隱如巽隱之隱其體

行矣
復而泰所以和行禮卑如地故謙所以制禮一念之
善良心始萌誰與知之惟自覺而已是以君子貴於
慎獨之學也恒則德一不恒則不一恒是純一之義
損言乎其去惡也益言乎其遷善也
怨是自己之怨能亨則能寡怨矣所謂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无怨是也井以辨義如以明鏡物鏡明然後
物无遁情人心靜後則處事自然精明蓋吾心中自
有中正之則到吾心靜定時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故可以辨義

巽有順入潛伏之義旁行而不流巽之道也夫天下之事有難處處吾能默運於中使人不知而相安此所以為權也權亦只是經只因其時之異夫常而其貞一之道亦未嘗不在也唯聖人處之則不俟討論思量自然合道在衆人觀之則見其異於常而不知聖人亦視之以為常如日月雷霆之在天以其慣見故不異之若倏然而至天下之人未有不驚詫者以其不常也聖人之權何以異此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在堯舜湯武視之則惟其常在衆人視之則驚詫以為怪自賢者視之則畏縮而不敢是以漢儒以

反經合道爲權而宋之諸賢又以爲經權亦當有辨是尚未明得經權皆是一箇理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惟程子迺知之曰經只是權又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蓋惟聖人然後見得此理透徹故敢行之而不疑其餘无聖人之德之識冐而能之所謂代大匠斲鮮不傷其手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遠也說得好

其爲道也屢遷道迺陰陽之道此一句是總腦下六句是屢遷之意變動陰陽之變動也周流陰陽之周

流也上下陰陽之上下也剛柔陰陽之剛柔也不可爲典要也變通陰陽之變通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易即是道可離非道則可離非易矣
朱子曰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自分輕重凶之中亦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有有應而凶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只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學者當深玩之愚謂揚雄太玄只是一箇造曆本子

出入以爻之往來言內外以卦之二體言雖易不可為典要然其往來皆有法則示人以出入之度上下皆有占戒示人以內外之懼是其不可為典要之中而復有典要者在人其可以忽而離之哉

憂患與故故字是所以致憂患之由既知憂患之故而懼則雖无師保如臨父母皆易有以鼓舞之而使之如此也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也

天下之人皆易而行昧吉凶而趨者衆矣安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君子而與之學易哉又安得默

成之不言而信之君子而與之論易哉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論道亦曰待其人然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此意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雲峯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中四爻先儒皆以爲互亦不必深求但即内外二體中四爻論之亦足以明之矣蓋雜物以萬物之頤言撰德以二四三五剛柔健順之德言辨是與非又以當位不當位吉凶得失之辭言蓋惟中爻適可備非

初上之可比也知此自平易明白又何求哉

亦要其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二句聖人又覆辭上文云雖六爻所陳之不同而同歸於示人以存亡吉凶之道而已故知者欲學易但觀其彖辭則一卦之存亡吉凶可知又不必泛觀於六爻可也此聖人示人以學易之捷法也

近也釋四多懼柔之爲道不利遠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釋二多譽四雖爲大臣以其近君故多懼二雖爲遠臣柔道不利於遠以其有中德故多譽近臣得君寵反多懼遠臣讒間易入而反多譽可見人臣賢

中順之德有中順之德雖以之處內外遠近可也郭汾陽爲中書令在朝固如此爲節度使置之閑散之地亦如此韓魏公爲宰相於朝固如此出判相州用兵西夏亦如此而名位俱不失者蓋有中順之德故也

三多凶五多功三不中故多凶五居中故多功可見有中德人所難也其柔危其剛勝三五是貴然五之不如九五者蓋謂是也然有中正之德自是好三雖无中德然爻亦有好者則亦以九居之爲好蓋九還是陽剛之君子若以六居三則爲陰柔不中不正之小人矣

此又說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是大槩說下文六者

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此迺是道蓋陰陽並行然後成天之道剛柔並立然後成地之道仁義並著然後成人之道故易之卦不可不重畫不可不加蓋亦天地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加者也

九六互居是陰陽之道有變動矣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曰爻道之變動尚未有質也至於爻則有質矣物者質之形也上下貴賤有等則爻之質成矣故曰物物既相雜則剛柔交錯章著於一卦之間故曰文不當謂不當位或以剛居柔或以柔居剛觀其處之善而吉凶於是乎生矣此言易書包括三才所以極其廣大分

析爻物所以盡其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吾於易見之矣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或言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替易上章言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皆是說文王事並不說周公恐爻辭俱是文王所作先儒曾有言之者矣曰吾始亦疑之豈有周公元聖作爲爻辭發出許多道孔子乃不稱之耶文小象亦是孔子所解者而卻遺了周公何耶後迺反覆細繹迺得之蓋上古伏羲畫卦有象无辭到夏商求易道中微連山歸藏恐是卻逝不成道理人迷於吉凶之途罔知

趨避故文王因囚羑里乃取而繫之辭故為周易大抵此易皆是文王創作者文居羑里正處憂患之時若非文王則易道不興矣孔子所以贊嘆易道之興皆由文王若周公只因易書之成添繫爻辭孔子專主於興易道故以文王言之所以不暇及於周公也雙湖胡氏亦惜无一言及於周公亦見得此意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二句迺天地之道天下之治亂興衰人事之吉凶禍福皆此道也聖人特因易書而發出之爾

乾天下之至健也坤天下之至順也以乾坤之德言

乾坤之德即吾心之明德也此德之緼也明白洞達何物如之故於斯人之奸智巧術圖謀僥倖者有以知其險而不爲矣虛靜无欲何簡如之而於斯人之機變詐僞驚世駭俗者有以欺阻而不爲矣蓋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何有許多私意計較經繞世人專以淺智小術爲事所以往往陷於險阻

又曰乾坤之至健至順以聖人言德行以聖人之心言不主憂患說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此一章不屬上章或自爲一章或錯簡言卦爻之辭能使人說諸心研諸慮故能超

吉避凶而勉勉不倦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變化云為占事有祥變化以天道言云為以人事言
變化有祥如天垂象見吉凶之意云為有祥如動乎
蓍龜見乎四體之意吉凶皆有祥祥徵應也獨言吉
者則凶可知惟其變化云為有祥則象事者可以因
此事而知其器如起於某方某處某物之應之類占
事者可以因此事而知其未來如於某年某月某日
之應之類蓋器者其祥所應之物也來者其祥所應
之時也此是不假爻象而能占者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並

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程子此意甚大无人看到此蓋天包乎地人與地在中而人又在地上居天地之中故人者天地之心元是一箇涵三爲一渾淪的物事但以人心之動處分之則見其有天地爾人但能至公至大物我兩忘則我即天地天地即我而无間矣此道也惟聖人能之惟程子知之程子又曰天人本一不必言合亦此意人謀鬼謀朱子云猶洪範之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是也

伏羲之八卦以象告者也文王周公之繫辭以情言
者也三聖人者皆成能於天地者也卦之象與爻之
位皆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
而利害生此三條有淺深禍亦有淺深愛惡曰相攻
則形之於干戈矣故曰吉凶生遠近曰相取則未至
於很鬪故止曰悔吝生情僞曰相感此其迹之未著
也未著只可以利害言故曰利害生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平庵項氏
以七爻應爻主爻解之極有理蓋凡人之相惡在遠

或可避之若居近則不可避矣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此事理之顯然著見者也體易者其慎於所與哉將叛者其辭慙六句進齋徐氏曰背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於言辭自然慙怍疑者可否未决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之人誇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也失守者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夫言心之聲由乎中而應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足相發明

叛疑躁誣失吉凶六辭之中而吉居其一可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聖人憂世之心不能不寓於易而望人

矣

古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兩言尤可爲觀人之法

子之閱人多矣。如聖人之六言者。曲盡天下後世之

人之情態。以此閱人物。无遁情矣。數言而盡乎人情

之變。非聖人孰能之

參天兩地而成五。以十乘之。爲五十。與大衍之數合

上言揲蓍。此言生蓍。蓍非聖人幽贊之。則不能生而

揲策求卦之用息矣。故蓍所以爲重。而爲神物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誠齋楊氏

曰。數既形。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

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爾。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為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為爻之柔。聖人无與也。特發揮之爾。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亦明盡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着體用也。蓋道德本體。義是用。道德是渾成的。義是分析的。義非在外。但處時宜便是義。合內外之道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者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了

程子又曰如言窮理以致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

程子又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程子所論三條皆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其意最深論最精此上古聖人相傳之直訣擘頭便見得了了非空言也如張子以為失之大快儘有次序文曰

須是窮理爲先是不知窮理之義朱子又云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亦是不知程子所謂窮理者也蓋程子所謂窮理者如窮河源之窮言人之所以不能盡性至命者只因有生後爲形器所局是以有人已之隔不能與天同其大若自天理之源頭看來天地萬物渾而爲一何有於我何有於人何有於物者勘此理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便能盡已之性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矣此程子一齊並了之意也朱子所謂窮理則格物致知以窮盡天下之理然後行焉是分作兩截而盡性又做一

層工夫矣此語自程子來无人勘破聖人之學遂千載而補緝支持於知行之間斯則張朱之說礙之也

又曰窮理盡性至命一齊並了。通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大聖人之學。戒懼慎獨。是亞聖大賢之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君子之學。

將以順性命之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性之流行曰命命之凝聚曰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陰陽剛柔仁義無體用言

程子曰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盖言體用也又

曰陰陽剛柔只是一箇理理太極之謂也又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孟子言仁必以義蓋仁者體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死別非知仁義之說也程子見得最透徹蓋義本在內發見條理處便是義中庸故時措之宜也蓋有仁矣其發出來自然有箇時宜則喚做義是義非在外明矣告子見其出來物物有箇定分就指爲義外非知德者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包乎地陰陽之氣流行貫徹

於其間地之剛柔不過一物爾對天不過所以古之聖人祭天而不及地蓋祭其主宰便是曰主宰則地在其中矣若地之祭則分天子諸侯庶民而祭之則謂之社不謂之地後世分祭天地恐非聖人之意兼三才而兩之易書六畫備天地人之理亦是孔子因有卦畫推衍其理如此伏羲初畫卦時亦無此意。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邵子曰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邵子此圖恐未是天

地定位乾上坤下也者作乾南坤北則天下地上爲後天入用之位而爲泰矣蓋此圖迺是聖人畫出一箇天地初生之圖掛出以示人如輕清上浮則爲天。重濁下凝則爲地。山起西地故艮居西北。水會東南故兌居東南。坎月也生於西。故坎居西。離日也出於東故離居東。雷發聲於東地故震居東北。風長養萬物盛於西南。故巽居西南。分明畫出一箇天地初生之象於宇宙間人在中間看之便見邵子以陽從午生故爲南。坤從子生故坤爲北。非天地自然之象亦與此圖不合。

八卦相錯就上文觀之。山澤雷風水火交互相對於中。便是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凡天下之事數往者則順知來者則逆而難易之書推未來之事物的故易乃逆數也數字作去聲讀先儒以橫圖圓圖釋之不必如此恐此章文自為一義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與前章卦位相對前章言其體此章言其用。又坎水易而為兩離火易而為坎。亦是聖人發明卦中所有之理。故不拘也。

又曰前章先言天地而後六子者有天地而後有六子此章先言六子而後乾坤者六子之用本於乾坤也又曰前章以定體言此章以生物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卦位迺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人謂文王改伏羲先天卦位爲後天卦位先儒不知以爲真改殊不知邵子所傳二圖乃是後人見有此二章故因而畫之二圖本非伏羲文王之意乃非孔子所論二章之意也盖伏羲畫卦只是横圖成列孔

子於中却即八卦分布出一箇天地初生圖與人看如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離爲火坎爲水艮爲山兌爲澤各奠其位是以謂之先天之圖到文王以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圓轉運行遂以卦氣附之是以震爲東巽爲東南離爲南坤爲西南兌爲西乾爲西北坎爲北艮爲東北蓋氣流行於一歲之中非復卦之定體可言又八卦之氣升是圓轉於上非有方位之可拘如下文孔子所解升因其卦氣所附之月以明之爾故先天圖當竪起看後天圖當圓轉看否則文王直與易置伏羲之卦矣

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震在辰爲卯在月氣爲正二月之後故以東方明之非震實居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巽在辰爲辰巳在月氣爲三四月春夏之交故以西南明之非實有位也故曰萬物之絜齊春夏之交萬物舒長齊備之時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明南方之卦也離在辰爲午在月氣爲四五月之間故以南方明之萬物盛大火之候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不言方其於辰爲未申於卦氣屬夏秋之交六七月之候也於位爲西南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兌於辰爲酉於卦氣爲正秋八月之氣

也物形至此皆兌足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乾於辰爲戌亥於卦氣屬酉比於時爲秋冬之交陰陽相薄爲陰疑於陽而戰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坎於辰爲子北方之卦氣十一月之候也爲萬物之所歸藏故曰勞卦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於辰爲丑寅於卦氣爲東北於時爲十二月正月之交貞下起元皆在此矣故成言乎艮此一章通覆解上章之意帝言其主宰主宰是道萬物隨帝以出入道之發育者也此孔子之意以時與位明之

非眞有方位之可拘後世諸儒以爲實然文方術堪
輿家亦以此爲準而拘泥之訛以傳訛非明於陰陽
之道其孰能不惑之
朱子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
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此朱子
未知文王八卦迺後天流行圓轉之氣本无方位孔
子因而配之以發明其胷中一箇道理是以如此分
析言之非水眞在北方火眞在南方兌眞在西方也
朱子又曰文王八卦有似京房卦氣殊不知此正是
天地之氣流行運轉於兩間文王因而附之者也京

房蓋得此意又分爲六十四卦之節氣以直日用事如以復中孚爲坎復中孚陽氣之始也十一月之卦亦坎卦也至於三陽爲泰亦爲震則正月之卦矣京房此意殆有所授文王八卦之傳有自來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程子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蓋謂三者本一自理而言謂之天自妙萬物而言謂之神自主宰而言謂之帝非有二也

說卦所論六子專以卦象言何也蓋古人造字皆本於象如天則畫一箇乾卦地則畫一箇坤卦雷則書

箇震卦風則畫箇巽卦可見乾即是天坤即是地聖人畫卦之初擬定陰陽之名不可易也

神也者妙萬物一章是孔子解伏羲先天卦之義萬物出乎震一章是孔子解文王後天卦之義簡編相錯爾讀者各以意求自明白易見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德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此言八卦之象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夫子以為牛

以見象之不必泥也要知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爲耳陽陷於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骨木竭則枯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爲目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晏乎寤者神見

於目其日出乎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氣行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内此説亦有理

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雲峯胡氏曰本義迺朱子未改正之筆要當以語録為正朱子語録曰一索再索之説初間畫卦也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爾

漢上朱氏曰将説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於此

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
長其長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朱子
此言可謂灼見此體
乾爲天一章程子曰說卦於乾雖爲天又言爲金爲
玉以至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數皆盡言天若此者
所謂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
理則爲某物於草木鳥獸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
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
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程子之言更明盡
朱子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今不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今按諸家所釋有理者錄以便觀覽沙隨程氏曰爲圜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者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臨川吳氏曰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節齋蔡氏曰圓而在上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黒進齋徐氏曰動闢
而廣故為布為均虛而容物故為釜靜翕而不施故
為吝嗇性順故為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坤畫
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有形可執故為柄純陰故
於色為黒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節齋蔡氏
陰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旉萬物畢出
故為大塗動故為決躁氣始專故於馬為善鳴陽在

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顚傳所謂的顱是也剛反動於下故於其卦爲反生

臨川吳氏曰爲蒼筤竹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鈞也爲萑葦竹萑葦皆下本實而幹虛也其究爲健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春生之草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進齋徐氏曰繩糾木之

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木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陰也陽盛於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顙離爲目又離中爻於下故多白眼陰得乎陽故爲近市利三倍三爻皆變爲震故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閻氏彥升曰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

進齋徐氏曰陽匿陰中故為隱伏為盜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為弓輪陽陷陰中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為曳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為多眚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

臨川吳氏曰為血卦坎水在人身為血也為赤者得乾中畫之陽也

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

離爲火爲日爲雷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節齋蔡氏曰剛在外故爲甲胄爲戈兵虛故於人爲大腹火熯燥故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臨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石在坤土之上象山

頂高處之小石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
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爲果蓏一剛在上者
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也爲鼠爲黔喙之屬皆
爲前剛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剛在外也
開封耿氏曰爲閽寺周官閽人掌王宫中門之禁止
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宫女之戒令止
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於前而衛内之柔者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决其於地
也爲剛鹵爲妾爲羊進齋徐氏曰巫口舌之官以口
語説神者兌上拆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金氣始殺條枯

實落故爲毁折柔附於剛剛迺決柔故曰附決澤極故爲剛鹵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

節齋蔡氏曰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內狠外說故爲羊

沙隨程氏曰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屯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爲釜爲布爲蠃爲

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罍謂之坎此見於
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序卦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聖人之蘊此不合道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
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非聖人之精則
可謂非聖人之蘊則不可朱子之言是也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无極至精
義大槩有意思
問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朱子
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

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未嘗不均也愚謂亦不必如此求湊合只觀其見成之理可也

序卦反覆論天道人事即此便是易中間多有關緊

義理之大處不可少也

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此三卦相承言物之始生而屯屯則穉而蒙蒙則在所養也此三卦之序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蓋有血氣者有爭心人之所爭者一身之計而已訟則衆起而為師天下紛紛而爭何時已乎故必比於有德然後兵禍

始息也故受之以比此三卦相承之道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君子循理循理則安小
人縱欲縱欲則危此履之所以承乎泰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盈
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與人同
物必歸者此致大有之道也謙則處有之道豫則保
有之效此三卦亦相承之序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濮上朱氏曰臣事君子事父婦
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韓氏康伯曰可大之業

由事以生

臨者大也以陽而臨陰以君子而臨小人臨之大者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久矣意極完備

賁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物不可以終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
故受之以无妄此三卦亦相承蓋文過則弊生禮大
繁則忠信薄故不得不反其本復者反其真淳之本
之謂此三卦相承之序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
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復吾真淳之德故為大畜德既得則當涵養以充之
養之充則可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養則不充
不充則不可見諸事業故不可動大過者事業之過

於人者也此三卦相承之序也

坎者陷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龜山楊氏曰坎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之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措此正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意

物不可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此可以為人臣貪位

者之戒老子凡專退一步處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用此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閻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之於家人乎此自是一義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天下之失豈不由怠緩壞事此損之所以次解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之又損以至於无則慾消而德全矣此益之所以次損也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縱欲无度求益不已則莫益之或擊之矣古之小人至於國破家亡身之不保者以此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君臣道合而後會朋友志合而後會此姤之所以次萃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此即前章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之意蓋天下之理有盛必有衰有得必有失豈可一向冐進而不知止此升之不已則必困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溪上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去其害井者而已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春秋傳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嫡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者明繼世承重之義也以貴不以長者又明嫡庶之分嫡夫人媵妾之禮也立子以長以常禮言立嫡以貴以變禮言故主器者必於長子此震之所以次鼎也

艮止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終止故受之以漸此通書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意程子亦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艮震漸三卦相承之序也

侈大者必失其居唐之玄宗是也開元之治未幾即繼之以天寶之亂入蜀之旅豈能免也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固執其信而必行之不明夫義理之中其行之過也必矣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聖人之於天下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爲不窮之本若盡之則必窮矣故不以旣濟而以未濟所以致其无窮之意也讀此喚起一番精神愈覺爽快

雜卦雙湖胡氏曰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爲

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胡氏此言深得

聖人序卦之微意

廬陵龍氏曰春秋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變震殺

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經書多有之雜卦此類

是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萃是三陰聚於下升是三陽升於

上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賁无色也白雲郭氏曰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

者存焉

剝爛也復反也進齋徐氏曰爛謂陽窮於上反

生於下

復不震也需不進也関予明云復而不震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未濟三陽皆失位故曰男之窮以咸[illegible]陽[illegible]之[illegible]言以當著其所收

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於其內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內故曰雜卦

鄭氏康成曰自大過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爾

節齋蔡氏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

政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歸
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
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雲峯胡氏曰始於乾終於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
爲乾也以皇極經世考之乾巳會之終堯舜雍熙之
世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安得自夬而乾所值堯舜
之世哉嗚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即此所
謂夬之決也後之位天下者皆亦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生正值巳會之末自禹八年則入午會矣一
元十二會堯舜在巳會之末上有六會陽已盛之氣

下有六會陰漸生之氣而堯舜適當其中所謂中天
地之運際文明之會亘古今而無及者也
或曰當人午會日始中而未昃陰雖生而未行誠有
堯舜復生能致唐虞之治乎曰奚不可也世卦之循
環夫上之乾蓋有之矣上下三千年間豈無遇之者乎
不過於堯舜爾況此時正日方中之時離明之候誠有
堯舜之德運之於世特易易爾嗟夫運世相循往往
不復時雖澆漓矣而淳龐者未嘗不復也雖昏晦矣
而文明者未嘗不復也以淳龐言之商之後繼以周
七國之後繼以漢六朝之後繼以唐五代之後繼以

宋胡元之後繼以　皇明非淳龐之復乎以文明言之文王周公之後有孔顏思孟孔顏思孟之後有武宣明章武宣明章之後有貞觀開元貞觀開元之後有周程張朱周程張朱之後有我　朝列聖以之纂集群經表章理學非文明之復乎誠能當其時而復其運克吾之德以應之則堯舜可企而唐虞之治可幾矣或者徒委之上古後世之不相遠是亦未知考夫午會之初尚為日中之世運也